

博物文库·博物学经典丛书

薛晓源 主编

Illustrations of Himalayan Plants

手绘 喜马拉雅植物

〔英〕约瑟夫·胡克 著

〔英〕沃尔特·菲奇 绘

童孝华 译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博物文库·博物学经典丛书

薛晓源 主编

Illustrations of Himalayan Plants

手绘 喜马拉雅植物

〔英〕约瑟夫·胡克 著

〔英〕沃尔特·菲奇 绘

童孝华 译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手绘喜马拉雅植物 / (英) 胡克 (Hooker, J. D.) 著; (英) 菲奇 (Fitch, W. H.) 绘; 童孝华译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6.6
(博物文库·博物学经典丛书)
ISBN 978-7-301-26580-2

I. ①手… II. ①胡… ②菲… ③童… III. ①插图(绘画) - 作品集 - 英国 - 近代 ②喜马拉雅山脉 - 植物 IV. ①J238.5 ②Q948.57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85043号

书 名 手绘喜马拉雅植物

SHOUHUI XIMALAYA ZHIWU

著作责任者 (英) 约瑟夫·胡克 著 (英) 沃尔特·菲奇 绘 童孝华 译

责任编辑 陈 静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301-26580-2

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

网址 <http://www.pup.cn> 新浪微博: @北京大学出版社

电子信箱 zyl@pup.pku.edu.cn

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857

印 刷 者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者 新华书店

720毫米×1020毫米 16开本 9印张 100千字

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49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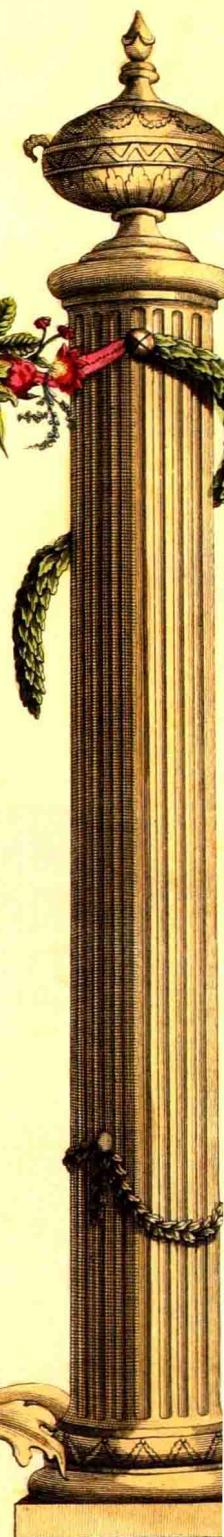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, 电话: 010-62756370

Nature
History
Library





总策划：周雁翎

博物学经典丛书 策划：陈 静

博物人生丛书 策划：郭 莉

博物之旅丛书 策划：郭 莉

自然博物馆丛书 策划：邹艳霞

自然文学丛书 策划：邹艳霞

生态与文明丛书 策划：周志刚

自然教育丛书 策划：周志刚





目 录 | Contents

1

总序一

文/刘华杰

7

总序二

文/薛晚源

15

作者简介

17

绘者简介



21

导读

文/童孝华

1

序言



4

油渣果

油渣果是自然家族中最奇妙的一种植物，从植物学角度来看，它们极其有趣。其花朵很像栝楼，但子房与果实又完全不同，更像是非洲南瓜。每个边缘胎座上两个旁系胚珠共同形成一颗双胚种子，其中一个经常发育不全。

10

滇藏木兰

眼前这棵滇藏木兰大树，卓尔不群，在大吉岭的植被风景中十分惹眼。



16

盖裂木

在锡金的森林中，盖裂木这种树木并不罕见，它们身材不高大，四月开花，花朵芳香。



20

长蕊木兰

长蕊木兰木质很好，当地木匠用其建造房屋。它们的花期特别长，直到落叶还在枝头，远望好像满山的雪花。



24

单叶绿绒蒿

锡金的高原花卉中，单叶绿绒蒿最为漂亮惹眼，它们开放在海拔12000英尺甚至更高的地方，迎着疾风暴雨，无所畏惧，每年五月开放。

28

尼泊尔绿绒蒿

这种华丽的植物从远处看很像一株黄色的小蜀葵。与其他亚种一样，其体内含有铬黄色刺鼻难闻的汁液，毒性很大。



32

猫儿屎

猫儿屎是喜马拉雅山脉最奇特的植物之一，它们数量有限，是自然界的另类，分布在喜马拉雅中部地区的山谷丛林中，果实含有白色的多汁果肉，甘甜可口。当地人很喜欢采集食用。

36

八宝树

八宝树是一种很特别的植物，在林间独树一帜。四月是花期，大朵的花散发难闻的气味，像臭树脂，但在凋落前味道消失。



40

喜马拉雅珊瑚

喜马拉雅珊瑚是喜马拉雅与日本亲缘植物中许多突出范例中的一种，在欧洲还没有相似的植物。

44

秋海棠

在大吉岭附近的丛林中，像秋海棠这种高贵的植物很常见到，但并不茂密，像版画中这么大株的甚是少见。它们的茎可以食用，味道偏酸，很可口，可作为猪肉或者油腻食物的酱料，很受当地人喜欢。

48

裂叶秋海棠

裂叶秋海棠其貌不扬，雄株和雌株的叶腋处发育很奇特，与其他部位不同。这种植物很可能像其他多肉植物那样由珠芽生殖。不算是园艺观赏植物，但其特点绝对值得业内爱好者的研究。



52

树萝卜

它们的叶子在锡金被当地人当做茶叶的代替品使用。

52

五翅莓

作为越桔科的植物，五翅莓长相最美丽。



56

细钟花

和所有同科植物一样，细钟花有奶状的汁液，碾碎后散发刺鼻的难闻气味。

56

土党参

作为一种优雅的攀援植物，土党参分布极其广泛，它们的叶子形状变化很大，尤其是心形的基部，裂片处有宽窄的弯缺。



56

藏南金钱豹

适应力强，在暖房中，充足的热量和湿度便能生存。

62

芒毛苣苔

芒毛苣苔的色彩也最灿烂，花梗，苞片和花朵都是亮红色的，叶子上面油绿，下面发白。

66

大花醉鱼草

美丽曼妙，无与伦比。这种植物十分耐寒，丛林与裸露地表都是它们的家。它们花朵繁多，花期长达数周，是花园中理想的伴侣。



70

塔黄

塔黄是锡金高山植物中最华丽的一种，它与同属植物的差别还是很大，乍看上去很难将其联想到一起。

74

薄片青冈

作为大吉岭最常见的树木，薄片青冈无疑是橡树中最高贵的。它的果实在某些季节很多，当时在大吉岭附近的道路行驶都很危险，坚硬的圆形果实落在地上，使马儿步履维艰。

78

西藏红杉

这种落叶松的英文以其发现者格里菲斯命名，以纪念这位在印度植物学研究中最活跃最有成果的学者。

82

毛萼山珊瑚

毛萼山珊瑚大概是喜马拉雅地区最绚丽的兰花，也是喜马拉雅东部及马来群岛的特有种类。它像是香草兰的近亲。



86

花蜘蛛兰

林德利博士声称这是北印度地区最神奇的兰花，尽管不像石斛属那么夺目，但其优雅足以脱颖而出。



90

七叶一枝花

图中的这株是我见过最大的，当地人食用其种子，味甜，很淡。



总序一

Foreword I



刘华杰（北京大学哲学系 教授）

我博物，我存在

近代思想大家笛卡儿曾说：“我思，故我在。”

喜爱大自然、热衷户外活动的人可能会说：“我博物，故我在。”通过博物活动，我们知道自己真实存在，由博物我们得以“好在”。

我们并非存在于真空中、不能完全生活于人工环境中。“生物圈2号”的失败也间接证明，我们离不开大地盖娅（Gaia）。地球相当长时间内不得不不是人类的唯一家园。鼓动移民太空的，要么不懂博物学，要么别有用心。

博物学着眼于“生活世界”，是普通人可以直接参与的一大类实践活动。博物学有认知的维度，更包含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后者是基础、是目的所在。“博物人生”不需要不断加速，速度快了会导致多方面的不适应。这就决定了博物学不同于当下的主流科学技术。主流科技充当了现代性列车的火车头，而博物学不具有此功能，也不想具有此功能。不断进步、革新不是博物学的运作方式，博物学史研究对“革命”也没那么多渴望。缓慢、平衡、持久才是博物学最在意的方面。

与主流科技宜保持适当距离

最近，博物学在中国稍有复苏的迹象，出版物多起来，争议也随之而起。

许多人习惯于将博物学与科学或科普联系在一起，自然有一定道理，但是在我看来，最好不这样看问题。博物学与科学在漫长的过去，有许多交集但也有明显的不同，谁也没法成为对方的真子集。一些人是标准的博物学家，却无法算作科学家，反之亦然。科学、科普的目的，与博物的目的，可以非常不同（也有一致的方面）。相对而言，博物可以更随便一点、更轻松一点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博物学等价于不专业，许多博物学的工作做得相当专业，不亚于科学家所做工作。谁是博物学家？中文中称某某家，好像是件挺大的事儿，一般人不能称“家”。而英文中**naturalist**（博物学家）限制相对小一些，普通人士也可以称 **naturalist**。如果不想把博物学人为搞得过分学究气，许多喜欢博物的人都可以称为博物学家、博物家，只是不要太把“家”当回事。

20世纪末，在多数人不看好博物学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了它的潜在价值、想复兴它，当然不只是盯着博物活动中的瞧一瞧、玩一玩，虽然简单的瞧和玩也极为重要。我们在哲学层面和文明演化的层面，选中了博物学！“我博物，我存在。”不是简单的句型练习，而是具有实质内容，我们真的相信如此。通过仔细考察，我们发现博物活动既能满足人们的许多需要，特别是智力需求、审美需求，也是可持续的。而当今占主流的科技活动却是不可持续的，将把人类带向不归路。这种确信的一个重要理由是，博物学历史悠久，除了近代的个别疯狂举动之外，整体上在大部分时间内，它都是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种环境友好的、破坏力有限的学术和技艺。

必须面对质疑

我在一个科学编史学会议上讲“博物学编史纲领”时，同行、朋友柯遵科先生提出三点疑问：1. 西方近代博物学与帝国扩张密切结合，做过许多坏事。2. 博物学曾与自然神学相连，而自然神学令人讨厌。3. 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或者误传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，而进化论是博物学的最高成就。

这三点质疑说到了点子上，我当然早就充分考虑过，所以马上就能回

应。第一，博物学与科学一样，都干过坏事，对此不能否定。不宜“好的归科学”，也不宜“好的归博物”。资本主义扩张，中国是受害者，我们清楚得很。现在中国钱多了、搞经济建设，也不宜把周边的环境、资源搞得太差。现在，帝国扩张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，对话合作、和平发展是主旋律；对异域动植物及其他好东西的疯狂掠夺虽然现在还时有发生，但已经比以前好多了。历史上，特别是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博物学干了许多坏事，但现在的博物学活动受法律和伦理约束很大，即使是标本也不能随便采集，而且许多自然保育运动起源于博物学家的努力。当今有世界影响的大部分环境保护组织都与博物学（家）有重要关联，如英国的皇家鸟类协会、美国的奥杜邦协会、山岳俱乐部。这些组织开展的范围广泛的博物学活动，吸引了大批的民众，推进了自然保护和环境保护。柯遵科的提醒当然非常重要，博物学工作者一定要牢记。现在，有一些博物活动依然在破坏大自然、糟蹋生命，这是需要努力克服的，要尽量减少伤害。

博物学中有一类可称之为怀特（*Gilbert White*）博物学或阿卡迪亚（*Arcadia*）博物学，非常不同于帝国博物学。前者每个普通人都可修炼，也是应当提倡的。后者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，现在应当尽量避免。阿卡迪亚博物学的代表人物包括怀特、歌德、缪尔、梭罗、利奥波德、卡森等。而帝国博物学的代表人物是林奈、洪堡、班克斯、达尔文、E.H.威尔逊等。自然，后者也做过一些好事，不可一概而论。

第二，以今日的观念看自然神学，当然觉得可笑、无聊。但是，历史上在自然神学的大旗下博物学得以迅速发展，这与近代自然科学在基督教的庇护下得以做大做强，是一个道理。不能只承认后者而不承认前者。当然有人两者都不承认。自然神学为当时的博物学探究提供了价值关怀，这一点是可以“抽象继承”的。当今科学技术为何令人担忧、为何不值得知识界依赖？其中一个最重要方面是其去价值化，智力与价值、伦理脱节。不是去掉了所有价值，科学技术也是价值负载的，这里是专指，指科技失去了终极的价值关怀。一些研究

人员，不愿辜负了自己那点可怜的智力（注意不是智慧），给钱就做，争先恐后地与魔鬼打交道。在这样一种背景下，博物学适当强调人在大自然面前谦卑一点，有那么一点宗教情怀，可能不算坏事。敬畏、谦卑、感恩，恰好是当代人缺少的东西。过去的老账不能忘，也要考虑进行“创造性转换”，可否把当年的自然神学改造一下为复兴博物学所用？中国的博物学并不涉及西方的自然神学，但类似的价值观照是有的，比如“天人合一”。这样的价值关怀是超越的，属于信仰层面，不可能在知性的层面严格论证。今日的博物学家，可以是也应当是有信仰的人，不能是给钱就做的人。

第三，达尔文的理论的确属于博物学成果，他和他的爷爷都是优秀的博物学家。达尔文的理论不宜称为“进化论”而宜称为“演化论”。这一理论的确属于博物层面的成果，是博物传统的成果。达尔文时代人们不可能知道演化的具体机制，那时没有孟德尔的豌豆实验，没有基因概念，没有发现遗传密码，不知道碱基对。但达尔文竟然猜出了生命演化的基本图景，这相当了不起。

误解达尔文理论的危害远大于误解量子力学的危害。达尔文的理论虽然没有使用一堆数学符号和公式，文字表述也不复杂，但是非常容易被误解。主要原因是，读者阅读一种东西，不是空着脑壳而是带着时代的缺省配置（**default configuration**）而来的，人们以时代的主流观念加上自己的“洞穴”配置来解读达尔文平凡的文字，得到了想象中的世界图景。我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讲到达尔文理论的“三非”特征：非正统、非人类中心论、非进步演化。从19世纪中叶起，这三个特征都迅速被作了相反的确认。达氏的理论一经出炉就在舆论上快速取代了当时的主流观念，成了正统（民众和当时的知识分子基本上理解不了达尔文的观念，其支持者也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）。但据科学史专家鲍勒（Peter J. Bowler）的研究，在19世纪几乎找不到几个人能够完整理解并认同达尔文的思想，虽然表面上大家都非常拥护达尔文。这类人中包括大名鼎鼎的赫胥黎（Thomas H. Huxley）。达尔文的名著发表70多年后，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才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真正理解并认同达尔文的“危险观念”。非

人类中心论的思想超前几乎一个世纪，在当时及之后百年中几乎被作了相反的理解，比如相当多的人以为达尔文的理论教导我们：人是进化的最高级阶段，世界向我们这个方向进化而来，人是进化的目的所在。这多少令人痛心，但也没办法，注定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（可能还需要100年、200年或更久），读者才有可能理解达尔文的平凡观点。在达尔文看来，演化并不意味着进步，严格讲演化是没有方向的，演化是一种局部适应过程。

达尔文理论的误传导致许多恶果，能否算在达尔文身上或者一般的博物学家的身上？宽泛点说，达尔文也有份，谁让他提出了人家不容易理解的理论啦！当然，这有些强词夺理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延续达尔文的事业，把博物学进行下去，让更多的人理解真正的演化论思想。以演化思想武装起来的公众通过广泛的博物活动，能够更加亲近大自然，更多地认同合作共生的理念，从而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建设。

达尔文案例也充分表明，博物学成就并非都是“小儿科”。不下一番工夫，不改造自己的陈旧信念，博物学“肤浅”的理论也容易理解错。演化论是贯穿生命科学的一根红线，也是一切博物活动的思想基础，是否承认这一点是区分真假博物的试金石。我们想复兴的博物学与达尔文演化论是一致的。也不能把达尔文说的每一句话当做教条，实际上人们已经发现有些方面他讲得不对，但大的框架是不能动摇的。

建构未来的博物学

关于博物学的过去和现在，有许多学术问题需要研究，但是相比而言，建构未来的博物学更为重要。我反对本质主义地理解博物学，要强调的就是不要固化博物学的特征，而要以开放的心态看待博物学概念。这样做也符合博物学发展的历史，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，博物学的特征相差很大。

如果说过去博物学中有些东西还不错，就应当继续；有些东西问题很大，就要考虑剔除。中外博物学有共性也有差异，需要多做研究，取长补短。

北京大学出版社非常重视“博物板块”的出版，这套博物经典著作的推出体现了领导、编辑对博物学所扮演独特社会角色的认定，而具体篇目的选取则体现了主编对“好的博物学”的理解。毕竟博物学包含的东西非常多，并非任何博物的图书都值得推荐。我相信，此丛书的出版，既能帮助人们回忆博物学的过去，也有利于展望博物学的美好未来。

未来博物学什么样？谁也不知道，只能走着瞧。但是我们今日的努力，会影响未来博物学的模样。想象这一点并不难，却仍然需要判断力和勇气。

今日的博物学将引向何处，有多种可能性。如果任其自由发展，可能很好也可能不够好。依照汉语拼音BOWU，可以考虑如下四个方面：

B (Beauty)：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博物活动非常在乎自然美。美学家甚至提出一种“蛊惑”性的说法：“自然全美”。

O (Observation)：博物学特别在乎从宏观层面观察、描述、分类、绘制大自然。

W (Wonder)：博物学有意培养“新感性”。修炼者宜怀着“赤子之心”，在博物活动中不断获得惊奇感。

U (Understanding)：博物活动的目标是过平凡的日子，天人系统可持续生存。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不断探究演化的奥秘，树立共生理念。

上述博物(BOWU)，可算作一种游戏，显然是一种不严格的建构，难免拼凑、挂一漏万，但它富有启发性。我也鼓励所有博物爱好者自己也尝试构造心目中的博物学。多样性是博物学的显著特点。自然是复杂多样的，我们关于大自然的观念、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应当具有多样性。容忍、欣赏、赞美多样性是修炼博物学需要学习的一项内容。

2015.11.16

于北京昌平虎峪

总序二

Foreword II



薛晓源（中央编译局 研究员）

博物学与生态启蒙

最近，坊间出版了一系列博物学书籍，学界的论文发表量也在蓬勃发展，虽然还没有出现真正的“博物学的春天”，但是温煦的和风已在不经意间扑面而至了。研究生态文明的同仁，认为博物学的复兴拓展了生态文明的新领域和新视野，丰富和拓深了生态文明的研究层次。在面对博物学勃起的冲动与兴奋之后，人们不禁要问：博物学是什么，它有什么样的魅力能激起生态文明研究的深层浪花与层层涟漪？

一、博物学何为？

博物学是什么？这就涉及了博物学的研究领域、研究方法和呈现的方式。我认为，博物学涉及了三个世界：客观知识世界、默会知识世界和生活世界。

根据学界的丰富研究，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对博物学的研究领域进行概括：

1. 博物学是研究客观世界物的存在方式，从天体星球到鸟兽虫鱼，从崇山峻岭到大河大湖，从广袤的森林到干涸的荒漠，从寒冷的北极到赤日炎炎的非洲，从常年积雪的喜马拉雅山脉到终年葱茏的亚马逊热带雨林，博物学可以说遍及世界物的存在形态和样式。物种的丰富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，光是蝴蝶就有近两万种，形态之差异也超出了我们的想象，我看到大概100多位博物画家